

**PLEASE DO NOT REMOVE
CARDS OR SLIPS FROM THIS POCKET**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PL
989
.75
H65
1925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8

gft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PANMUN
MAY 24 1968

田心省香港道福



思者齋送稿序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

惟我先叔父系谷先生之得色
湖上也流連之竟日逾一圍時
則有若思者甫宋公耽主以叔
侄之耽亟所生之義凡性命狂
率足與其異義初聞他人所不聞

先生愛廬之液以函學稱謂之
追而忘捨士友眷達情急復先
宣之道益奇則人又以以參門
之鶴弟焉善公天鵠清輝漫良
自十四五年時已卓然以斯學自
往故其見於行者無有可言而尤

而其學也懷也合不够周旋於切
衷之恃權自恣者曰寧為字類
閔而不得分願為季氏所使也
此可見公之所以見諭多歎但
其短處又不及叔子十年所以
宋玉體段色與之地情矣公友

人中性也於教父輯公論著僅
得一焉人有以此少之者雖公
為學實不主於記誦文詞之流
利亦可見其為學之一端也已
矣乙丑驚蟄卯三月希龍在序

忠省齋遺稿卷之一 目錄

詩

陪再從叔道谷蘭谷兩先生與諸同志登吾道山
以春服初成是景達分韻賦詩得景字

用紫極宮韻詠幽居

浪吟

寄諸同志

帶居用陶靖節韻

寄同志

用朱夫子韻自警

題竹梧室壁上

立春

四

秋日郊行偶感

無傷人不識

春日登詠歸臺

古紙堆中得見 大明歷書有感

偶感

四

春日園中賞桃

與同志講朱書

勸弟用功

秋夜泛舟

寄族弟兩見

龍在

暇日與人聽水

有人歎地卑家貧為學無所用仍以此贈

二

有悶

清夜偶成

見人寄詩三嘆拙持一絕

詠歸臺謹罷後用晦翁韻

最樂堂陪再從叔道合蘭谷兩先生及族祖寬

汝敏植族叔敬叔炳穆與任潤萬安寧送張

矩 柄 志 聯句

挽梅軒再從叔

書

上參議再從祖

上道各再從叔

二

與申景毅

性均

答外兄金學源

瑩洙

與庶再從叔松棲

鍾鶴

○二

與任潤萬

琰

與族弟而見

龍在○五

答宋景顏鍾愚○二

與張舜短 楠志

恩省齋遺稿卷之一

詩

陪再從叔道谷蘭谷兩先生與同志登吾道山
以春服初成麗景遲分韻賦詩得景字

天朗春氣晴行行巾屨整整引手又攀蘿尋幽到此境
知是造化翁召我以烟景山下碧澗聲山上白雲影
萬象太古如揭來愛閒靜翠壁成方屋蒼巖繞書屏
春服又春酒登臨茲日永

用紫極宮韻詠幽居

吾家何所有青松又綠竹亦有東籬花秋風盈我掬

林泉終可久雲物媚幽獨苔痕上階青幽禽入簷宿
生涯付石田居處陋巷十山中亦有憂世事多翻覆
憂之亦奈何白圭日三復靜裏乾坤大此樂誰能熟

浪吟

世道浮沈多安泊嗟無所眷雨紫芝肥遐踪將追去
寄諸同志

同處非難哉相知不易矣所以朋友情緊自講磨始
書冊中存心世事上浣耳固陋頓自忘敢勸叢君子

靜居用陶靖節韻

滿架何有曰惟詩書仰思俯讀適我歡娛時或應事

樂此靜居勿失少壯有嘆窮廬

寄同志

並序。庚辰

吾輩坐春立雪相與周旋今幾年斯俱無所
進方庸憂懼況今一朝離索而臯比稍遠烏
頭之力安保其久而不淡然有懷耿耿夜枕
無寐茲者敬次函丈原韻要伸縕緜之意伏
願僉君子亦賜和章并乞斤正焉

學問在勤篤聞道習以時造次顚沛閒亦當必於斯
年富學無進思之堪可嗟幸茲多畏友駟蛩永相恃
心志如符合雲窻共喚晤日夕繙繚意同處莫相離

世事何多歧不幸分書帷只緣勢無奈實非情所虧
雖然多慷慨今我詠斯詩分手更問君交道知不知
君子好悠久小人樂已而回薄萬古來云何有參差
可笑已而交宣爲識者喫樂哉悠久交片心兩不欺
君子輔以仁小人求以私可以一言蔽交道久是期
用朱夫子韻自警四首并小序。辛巳

夫道者天理之流行而日用事物當行之路
也無玄妙無聲臭而渾然與天地常存而不
已者也然惟聖賢者獨能知焉行焉而凡人
則不能者何也夫聖人者生質清明義理昭

著不思不勉自然中道賢人者生質雖不如聖人而亦能學知利行必至於極處而後已焉又有非聖非賢而猶且困知勉行者蓋人稟有此三等之分而及其成功則皆一也然所謂凡人者氣質濁駁義理昏昧必待夫困勉而後可得而乃反不肯用力自暴自棄不知其違禽獸不遠之爲可恥而動必乖方言必悖理視必亂色聽必奸聲反覆沉痼本心楷凸則其於道也不知不行也固也人或勸勉以道則曰惟聖賢爲能非我所能也噫踴

躍梨埋孟子所戲而卒爲亞聖暮歸喜獵程
子所爲而終爲大賢彼徒知人稟之有三而
不知成功則一也是以甘爲此自畫之說而
不可與有爲也不其可哀也哉然閒或有以
學爲名而不能着實立脚似做不做虛度歲
月此與暴棄者志固有間焉而其終不可以
成功也則亦一也可不懼哉余以質純性懶
幸賴師友之警發略知學之爲不可已者行
之不力終不能躍出前日窠臼如此而其可
望見道於依俙彷彿之間也哉是則可憂也

已茲用朱夫子題可老所藏徐明叔畫卷韻
作四首以爲自警云爾

雲霧濛掩山峯羣疑起久之雲霧盡曉月照千里

右吾道山

曉月醉夢醒奮然一勇起整屨問行人此道卽萬里
莫嫌道路長腳跟日漸起努力行不已吾家無幾里
吾家知不遠簾角中天起歸來樂於斯幸哉得仁里

右行人

題竹梧室壁上

并小序

過柳堤至竹塢入梧室明窻靜几左圖右書

境界灑落依然如處士人所居也仍不勝悠
然浩興以拙筆短句鼓題壁上而歸

門柳風拂清牆梧月生明月可以洗心風可以養情
明窓又靜几左圖復右書倚窓而憑几玩圖而看書
圖書樂平生窓几安所居如斯而無教不免徒逸居
逸居非所難無教是可憂四者書惟好涵養而優遊
聖賢多般訓勇行勿遲畱久久勉不已乃與聖賢同
圖書與窓几梧月與柳風方知此趣味悠然合吾情

主人其信之吾言萬一明

主 人 指 樂 第 龍 在

立春

微憫慇懃祝新春君王德業日祐神莫道布衣空勞
力山居不是欲亂倫

其三

顧自立春後萬類皆新意余亦化中物豈曾或有異
惟人所新者只是學問事無違循天序卓然立爾志
時習無或怠寸晷能莫遺直內主於敬方外依於義
真知而力行夙興而夜寐勉使爾曾懷坦蕩絕私累
姚姒以爲期不至且不置如此立心後成德乃可議

其三

顧此立春後余年雙十字歲事云已恆學業無所至

終宵不寐思於是深自愧徒愧亦何益淨洗此心地
亹亹勉不已慎勿自暴棄上帝寔臨女母虞亦毋貳
歲月不與我豈可疑且遲

其四

高山青環四碧溪細流前卜居已得所何用商山巔
風月房室八烟雲峯巒連景狀乃如許柴桑莫或先
採蔬雨後園釣魚月下川生涯亦云足方丈不用焉
屋靜圖書閒持我性情全何向此外去空然獨成癩
山林日月遙長畱我百年

秋日郊行偶感

秋意郊墟日漸生。荳花稻葉共鮮明。羊明烟霞山裏安吾拙。風雨世間笑爾忙。流水川平無限際。啼禽林密不勝情。所懷詠罷歸來晚。野樹蒼然返照橫。

無傷人不識

何傷一世識名稀。可看古書辨是非。惟恐終無融會日。不能賢聖與同歸。

春日登詠歸臺

風物攜吾詠。以歸悠然發興拂春衣。來坐青山流水裏。卻看心下渾無機。

古紙堆中得見 大明歷書有感

二百餘年失舊都含冤忍痛是吾徒安得掃清腥羶
汚 大明天地似冰壺

偶感

邊塞所聞歲有驚由來往往壞衆情吁嗟肉食揚揚
者奈不芟除振義聲

又

忘機世事轉依俙好取浮雲屬是非澗畔日遲松子
落主人無事掩寒扉

又

籬邊秋菊幾芳叢名節初聞栗里中桃李東風爭窈

竊還疑此君有巧功

又

寒屋纔能爲數間寄居老澗及蒼山洛下五陵非不好一生自信漠難攀

春日園中賞桃

日見東風入小桃悠然植杖立東皋謾成一律吟來了句詰無非是和陶

與同志講朱書

繼往開來朱氏學卷中萬語又千言有時每得同求至鎮日下帷共討論

勸弟用功

聖賢訓語載諸經初不妙玄易且明學問實非難力
者但將此語勉知行

秋夜泛舟

清夜泛舟中流下樂意悠然却無雙眼鷺烟沙遙閒
夢江水蒼蒼月盈江

寄族弟而見

時龍在讀書于中庵寺

嗟吾家內沒憂愁羨爾山中得靜休望界風光無限
樂何如示及寄書頭

暇日與人聽水

清衿臨水共暢披忽覺是心湛一時里老莫相綱桃
去且將此樂世與知

有人歎地卑家貧爲學無用仍以此贈
道理何嘗或有私貧寒憂戚罔無宣勸君從此求成
立將見天翁自有知

又

陶漁虞舜終爲聖簞瓢顏淵竟樂貧榮辱不須深較
計一生優可守天真

有悶

千秋聖道將泯湮一世不知有此身隨風浮動無全

脚壁仞砥流問幾人

清夜偶成

一輪月上透千山浩浩更無彼此閒萬事平生理排
遣長將胷次得溫寬

見人寄詩三歎拙構一絕

妙年一少似君人不數榮枯賤與貧學得身家成立
處箇中自有這心真

詠歸臺講罷後用晦翁韻

王山風義我曾欽此日詠歸萬古心好鳥鳴春歸遠
樹殘花浥露落遐岑坐松幸得煩懷闊講道愧無舊

沉夏願諸君毋沮墮爲賢爲聖在如今

最樂堂陪再從叔道谷蘭谷兩先生及族祖寬

汝敏

植

於叔敬叔

炳穆

與任潤萬

坎宰

送張舜

矩柄志

聯句

之子勞重蘊多感情特出

寬汝

已喜盍簪同況聞規

戒密

道谷

如駆之得蛩

如呂之得律

蘭谷頓忘羈旅

愁鈿繫紛書帙

柄志

云何不同居江山閉崖岸

炳穆

白雲忽入望知子鄉思汨

獻在

仁者有贈言臨筵我

鼓述

坎宰

學業在存心靜裏須敲膝

寬恐虧

一貢功

努力莫求逸

道圭

詩復時時盤銘新日日

蘭

此行觀

感多如聞點也

夢柄艤艤遠相離追遊情未畢

穆驪

駒悵莫畱懷事酸金橘

盧

古來幾男兒別亦云多術

坎此別諒無傷只望行李吉

寬

行矣樂考槃雲山採

芝菜

道

夜讀而晝耕何如患得失

蘭

良箴誠不虛從

當服膺實

柄

離合不須論交道貴如一

穆

靈犀若相

照千里是房室

獻

自愧蓑葭姿忝依玉樹質

坎

滔滔

彼何人拍肩云膠棊寃對面外若然旋踵中未必

遁

所以多損三因之難復七

蘭

願言淡如水無使甘若

蜜

柄

實事勉針磁文華期紀櫛

穆

漠漠夜燈深別懷

辭表溢

獻

他時南來鴈勿忘寄花筆

坎

挽梅軒再從叔

惟公之心術俯仰無可恥溫厚人莫及眞實世罕比
已是無物吾那復有彼此風味浹宗哀芳名動鄉里
總是仁者事宜乎受多祉豈知三歲疾今日竟不起
薤歌過泉路雲樹共慘爾慟哭斜陽下回首漸邇逝
光霽已漠矣新阡忽巍巍

書

上參議再從祖

甲申

四月上答伏想已覽矣伏不審比年來旱炎無類氣
體候不瑕有損視民之際不甚有愁惱者而或害神

養否從孫所讀以綿薄材力尚賴從叔輩之策勵而
強力起做終是無自得之本猶未免作擾况今三數
年以湯患頽廢之餘繼罹禍變也心之無寧爲幾許
必得先覺投劑而後可治其病根乃者義學叔坐病
未能允叔又隨駕遠遊矣然則上無警策而下不能
自力不覺中心之故事之失可勝枚舉時自愧歎耳

士道各再從叔

甲申

近頗從事於九容九思或覺有味而但所謂舊日伎
倆者不知中間肆害甚苦然却是實竊謂此足以
爲一生受用者也內外俱祐養此學之大義則二九

寧或有可損松叔尚同處而其馬力漸見消散可悶
蓮叔無這般病於此見弟勝兄也淳仲近與月峯叔
相處頗實意下功甚羨景顏亦着實老成識見漸就
誠可畏者也同志中此數人外別無可道者耳近得
老洲集雜識於仁溪每日謄草一二張其語意莫非
至緊切也將有大益於後世之學者已或得閱否不
能陪講請教亦爲恨耳

上道谷再從叔

數年慕鬱之餘忽伏聞還罵已稅本村下情欣滿直
欲忘病療炎交極遠程勞攘餘氣候神扶萬旺從祖
思首齋貴高

母筋力康泰伏不勝慕祝之至姪攝養失宣自春吟
病至今未已上貽祖父兄之憂者已是多矣情私悶
迫而平日所業亦坐此荒廢無可收拾回思教育之
恩則愧懼實淺每欲偷些看些而素養不固易爲三
堅兒所擾奪是真病也而實不知何以爲藥也只能
望速圖下臨俾承面教而慰釋也

與申景毅

性均○庚辰

一朝分離已非周年同處者之所能堪遣也而遽有
旬餘之阻絕憧憧戀仰實不能食息已也况比者大
風驟雨多失其序使無病者易受疴有病者易淤祟

者乎不審茲者所慎伊時勞攘之餘果無添苦之慮
而漸有勿藥之望耶區區仰慮不啻萬千竊念吾兄
之所慎積有年餘則悽效實非一朝之所可望也幸
勿有遲遲之歎而徐待之常以吾勝病勿以病勝吾
差與不差任他而時常收斂在我之精力攝養之暇
讀聖賢之書體聖賢之心以至鳥飛魚泳有得於心
則自不覺二豎之苦戲而可望其瘳矣先覺豈欺我
哉范蘭溪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者亦非以此歟
願兄畱意焉弟雖蒙陋敢爲兄奉獻焉勿以人廢言
如何弟重省幸安兩師門患節尚不見悽復悶私悶

私所業今猶古鹵漶而已則何足奉道哉幸望因風
提警以豁蒙蔀也千萬不戩

答外兄金學源

瑩洙。辛巳

音候之阻今又月餘矣比諸一日不見如三秋之語
不其爲久耶時自悵慕而已卽因隣便伏拜不書慰
感萬萬况伏審侍體候伊來萬旺者乎然書中無德
業相勸之意而亦無臧課進否之示只如舉世浮浮
相知者叙寒暄往復殆非內外從閑恩義兼濟而規
責以善惡底樣子也觀乎漾湖櫟泉相與之際則已
不啻絕然儘覺世降而俗渝也今兄主抑或困汨於

產業而不能留意於此乎年歲向衰無以用力而趨
趨於此乎竊想兄主之事勢與時節則固無此二者
之難而乃有此二者之病獨何意哉竊爲兄主不勝
慨然也今兄主苟有志於學則不出家庭而規模已
斐然矣遠法文元公之遺訓近守副率公之所爲則其
造詣得正而功用將無窮矣兄主何不爲此而乃欲
驥驥然流於俗叢共彼浮沉自反乎先祖之遺規耶
夫人之有子孫而所以爲好者以其有繼述而然也
今若自安悖戾於祖先遺訓而馳汨於流俗俚汚則
其好也從何而見之乎鼓山任公之言曰爲凡人之

子孫易爲名門之子孫難惟兄主淡念之自古爲名祖悖孫者豈有種子乎其與放肆自用無所不至至有辱及親禍及身者計較而觀之其清濁雖或有間而悖之爲言則一矣而不可逃免也然則豈其不可深察而勉旃者乎不敢與之自外而輒以爲獻望須篤志於此勇往直前無或少怠如何甚望耳栗翁要謾是入道蹊經學者之所可終身服膺者也且須取而讀之從容默會文義句讀之間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使吾之志日以確吾之知日以明吾之行日以卓然如何以兄主之明敏材力若能有志而求之

則其於學進就不可量矣勿以從弟之爲人鹵滅無足觀并與其言之或有可信者而棄之也夫爲學只知與行而已讀書之要亦不在於貪多務廣只在乎一言一句必求踐履之方亦須淡念焉若自家求道之志甚篤則雖斬作萬段亦須向前也世俗啾喧自其常態則豈可恐其見乖而遲疑等待也幸須視之常態而勿少有拘牽之失如何若如此悠泛只欲爲不肯於道而亦不肯於俗則吁嗟一生籠侗混淪其所言爲無非是和泥合水底樣子也亦有何益哉須自擔當此道以之用百千之工不得則不措而陶令

所謂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遠孰敢不至之語
時一諷誦而信服焉至於得失榮辱付諸青天而只
俯首聽命如何泰文昌諸昆季亦不可任其所爲而
必以小學之教教之使其德性培養成習以無後日
扞格不勝之患如何內從弟重省事幸依而家福彌
甚去念見女憾而今初又遭仲家第五再從叔喪事
慈濟尚彌畱不得脫然復常而師門從叔本患近又
闖發今已日久矣悲廓中尤極悶迫所業本以綿薄
材力無少所立而又此奔馳於衷懷憂苦之閒則其
所存幾許而其所失倘如何耶只作空空然一物其

爲小人也必矣只自愧歎而無及餘歲除不遠惟伏

祝饋迓百福盛課日進不備上候

與庶再從叔松棲

鍾鶴。辛巳

聞賢叔吸烟比舊益倍是何等好物而不肯決然痛
斷一至於此乎設使此戒雖出於流俗庸人之口猶
可擇取而信服斷除也况已有仙翁之嚴訓以至近
世近齋朴公尤說得其弊詳盡親切又有叔主道谷之
面命也固當痛斷不留而乃反尋舊愈吸亦獨何心
哉人若篤志於學則觀法於千載以上興感於千載
以下見聖賢之訓若在座敬聽而反求諸身一一體

察有善則因其言而益勉焉有過則因其言而速改之終成其德古人盡然然則仙翁之戒近齋之說猶可觀感而速改之況復有叔主面命者乎此不但爲自家學業之不篤兩可惜也亦於敬兄大關其違悖不可言豈其可不憂歎者耶古人所謂犯上陵長亦是此類然則賢叔烏得免乎犯陵之科乎由此言之疏俗庸人不孝不敢猶無足怪願賢叔若見此等入勿爲嚴斥也彼必不肯俯首聽命而亦必對舉賢叔之所爲而計較也亦何益乎言念及此不勝寒心幸自今日矢心痛斷不畱頃刻如何今日之復吸乃因

其無所事爲而見其復萌也須一味於書冊涵養此
身心其於學求之若渴者之於飲飢者之於食不使
須臾而間斷焉則彼必不能爲吾心之累亦不容馳
奔於彼矣未知如何試一聽從而用力焉幸甚幸甚

答松棲

昨者一番奉告後尚未見答居常鬱鬱乃得承拜甚
爲洽慰然所未安者以吸烟竹對衣洋布而欲相立
罰目不肯聽從也因此論之則人若陷於窟井而死
則賢亦從而陷之死而不悔耶人若不孝於其親則
賢亦從而爲不孝乎今日吾輩之衣洋物實非心所

欲而爲者也以其旣有而身在不能自專之地仍姑
衣之而乃欲其盡弊之後决不更造着身則後必有
脫然之日而賢叔之吸烟若如是因仍不絕則是必
爲終身痼疾而止也其可不爲嘆惜者耶夫聖人之
於狂夫孰或可取而法之者也就非嚴戒而斥之者
也然古人猶言曰狂夫之言聖人必擇焉然則聖人
於擇言之地寧或以其狂而初不虛心觀理盡爲嚴
斥而不取其言之或有善者耶且以古人所謂自天
子以至庶人莫不須友而成者觀之則其所以成者
以其有規責而然也若反是而或有友朋規之以失

則僂舉其人之所失而相立罰目以相勝爲主不肯虛心而相受責之以善則歸之妄言不肯信從而相勉焉則已非聖人狂夫之言必擇焉之意而亦何從而成之哉今果如此則是視規責之人若不共戴天之仇也人肯與賢叔爲仇也然則其不成也已矣然以堂內之義言之有所自別焉若不極力勸勉則是陷其骨肉於不義之科也焉有穀睦之謂哉是故不敢以路人視之而盡誠奉告自今以往勿以吾之衣洋洋物爲對舉之罰目而自安於計較勝負不覺自陷於非義而用意戒絕如何且鼓山所謂似非大段惡

事云者不可作如此看雖不以大段惡事言之既以惡爲言則是必非先王法物而乃末俗流傳之妖法可知也人苟有志於學則固當以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爲心而一言一動必求合乎先王之道不少假貸其惡小兩苟畱之心也何其言之已甚也且其文必不如是而止其下必有戒絕之語今乃以其一貫之文折半掇中只取其可借以爲憑資之者乃並其親切勸戒者而杜撰說去則是亦不爲賢叔之過耶願更詳察焉且以滯甚不能耐爲推托之大目其物若果消滯則朴近齋必不有雖云消瘀

而熱反助痰雖云下滯而毒實耗氣之戒語矣此豈
實爲欺我而說者耶尤非淺陋之所敢聞也蔽一言
試用功夫於昨書所告讀書涵養之語如何悽絕苗
脈以愚爲謀則似不出乎此已爾餘惟望照燭

與任潤萬 坎宰。壬午

前月雖有僂而適多所幹僂又甚忙不能修候必致
厚誅矣卽因抵家伯書詳知安節殊切慰仰伊來阻
闋又將數晦深掩雪山奔汨湯患而有時馳仰倘敢
少弛歲色垂暮仰惟侍退餘學候連旺覃度勻慶而
伯氏洛御已得泰平還次耶並切溯仰不勝懸禱第

重省幸印而慈闡患節去愈沉篤外他憂故亦尚彌
留俯仰悶慮非血肉可堪奈何由是尋數之荒廢亦
既一歲矣尚何有進否之可道哉但侍側之餘偷得
些少閒隙做得些少課程看得朱書數板如昨冬舊
規稍足爲持心之方長進何可望况又未免有作掇
者哉窮山荒廬歲且云暮一無所成而坐作二十一
歲人聖人兩立之年自此始矣而立姑置之志學亦
非歲月用功所能言然則竟爲天壤間梁袞之蟲而
止已矣有時愧歎不覺面辟首汗不審盛課在何方
冊而無或少廢得踐幾般真境頓覺此事外無餘好

事因以知不義之富貴爲可羞耶愚嘗謂人於此處必辨得是非決然無意然後乃可有爲況在高明尤受傷於此二者之所害至於恒言常念亦不或忘動輒發之憤憤紛紛見駁於視聽者數矣愚於先先生未嘗登門承誨而景仰之私不能或已默詠淇竹有幾年于茲矣以兄聰敏之姿苟有志繼述而勉力焉則旣有聞於趨庭之平日又有承於臨簷之遺訓矣固守其旨而力行焉餘他進修間疑難者往來于明剛而稟質焉則亦無復負笈千里之勞而學問可無差誤乃將紹述先業以壽斯文則天下之幸孰加於

此哉奈何不用意於在此之直途而乃反費力於在彼之曲徑虛擲了少壯時節於膠擾之域而終未免有窮廬何及之嘆以墜家訓永棄自身哉竊爲兄悼之今且非晚惟在用力願兄十分畱意決然取舍無或馳於功利勇下功於斯事千萬千萬歲初倘不命輶枉存耶病中慈懷尤難慰藉幸惠諒焉歲除不遠惟希餞迓百福

與族弟而見

龍在壬午

聞四叔主與泰老兄已聞長者之戒而口烟尚不斷或有倍於平日云是何不率明訓至此之甚也君既

同處而時當目覩也盡誠而諫善言而責以救其失
如何吸煙雖非大戾惡事而不率明訓獨非惡事耶
君能獨善而使叔父外兄陷於惡事其失惟均可不
懼哉若叔主與金兄拒以不聽則亦沒奈何矣竊見
其近日志向皆能卓爾而獨於此等細物安於優游
而因仍不改在傍之人果能因其明而規益則當不
日而得效矣乃至于今者是君不能誠心規責之故
也君其再思焉

與而見

癸未

近有益者自夕相隨講磨道義其將進前不勝數之

甚善甚善此日來益荒惰無所看讀心志日墮又以
滯病食輒見苦亦自可憐既如此立程須一意做去
毋徒得風聲之大至可課規須從簡易者定之如何
煩多則力量不及而所欲空多恐有兩無所益之虞
相勉之道非面則以書詢其學如何亦自道所得幾
何勿以其人之朽殘永置之度外只如泛知間接待
例可也吾輩苟如此度了則所同志者何也亦將見
相墮不省而已大抵此弊由敬齋族叔而出今與之
相處他不可不式而此則絕不可學也聞此則亦笑
此人之無力於簡駁也然簡默是可施之於此等處

者耶爲告致意亦所望也

答而見

舊因聲息知勵志篤學矣今書來審不然可歎然敬
齋族叔祚還有日看誦已多則是足謂講磨講磨豈
別種哉以不得着實做去言之則可矣若如來諭之
避遜則甚不當但塵擾憂故則聞甚爲閼此亦侍下
人事離處外所不免者也亦是下功處憂之無益惟
究得所處者而處之甚佳此吾所未能者而勸君則
篤未免責人怒已之誅於盛德之進修不爲無益思
之如何意謂書至則必得勉責者矣乃反遜卑如此

不省所謂當以君自道之辭自貶之言一一反省也
只此

與雨見

雨事甚宜鳳弟之來槩知侍屢連勝看讀不廢甚慰
但不知其立課如何做去甚似此則甚鬱然必硬着
做去也此日閑復看鄒經而一日中所讀多不踰十
數遍則悶歎何喻近覺非病則不臥是緊切語也然
其畱意做去也每犯之而不覺此必因平日放蕩度
了者兩致之爾聞以渴睡爲苦以此試之而又以梅
山洪公所謂鼓作志氣磨勵精神之語激服膺也苟

能久之則庶可見效也

與而見

母牛

此物雖在人鬼關而所謂志之者未嘗亡也每恨所
志朱充病忽如此未燼詩書不得着力而只希同志
者相助或有聳起而卓立硬着做去者則奚但若自
已做起也是望也惟以君質實志堅區區衷亦偏淺
矣近觀君之言爲狼狽極多抑是吾淺見窺場上下
左右無非是道者獨不知得耶吾嘗聞程子之言曰
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又曰制於外所以養其中由
此言之偃臥疾言蹈躍輕躁而自謂以吾心體本高

廣見行如是而其中則未然云者不其自欺欺人者
耶以君平日以篤實見贊於師門者尚如此如黃清
一金仲源輩何足說哉如仲源者君吾皆不可以佗
人看方自勉責之地反相與之戲打謔言則其切媳
輔仁之義果安在乎君或惠采則是言也亦足為千
慮之得而又為治身之小助矣大抵此病皆從近日
讀書一事放過中出來也亦所諒存者也病思眩瞀
言沒次序覽後卽付丙母使招謗也不可不一言故
強病把筆其獨自辛苦亦可憐君果或矜念否手戰
喘急不盡

答宋景顏 鍾愚○庚辰

所居相望坐病貽阻晤彼竹林我懷悄悄忽一童子
傳一尺書乃勿齋執事強病情話也奉讀以還喜倍
常品但調體尚未悛蘇甚悶甚悶必須待復天和而
巾櫛至仰病窻必時誦前所讀得否此亦不甚着力
以傷元氣如何朱夫子大病新復空要將護之訓正
可念得也向送一枝筆依到耳餘惟望所慎速差以
叙屢月積懷不繢謝復

與宋景顏

壬午

紅顏綠髮堂上氣韵康健諄諄有道義無疆汝節彌

堅之訓綵衣華觴子孫列序欣欣有得龜蓮肥鳧藻
變人間作壽鄉之祝是何等無儔負肩之慶而今足
下得全之也雖以湯侍無暇不得躬加賀而爲之慶喜
何嘗少弛也惟伏祝自茲以往萱闈體節益享貞泰
盛德母或孤是日老人之望而益勉力焉以至立揚
則足下之孝於是焉終且大矣亦已默量否不戰拜
賀

與張舜矩

柄志○與同門諸人○庚辰

嶺湖不是絕遠而一自巾屨南歸音信相阻不啻若
秦吳之相隔憧憧懷想雖東海之波南山之竹有不

可以盡者也不審伊來侍候萬裕盛課今在何書而
能皓皓透得幾箇義理耶竊想所得甚多必有中夜
舞踏之樂矣如某等之蒙陋只自臨風欽歎而已某
等省事則俱依而但師門諸節近多欠損悶迫萬萬
所工依舊鹵莽而不見所進是乃自不用力之致也
而甘自負於師友之警策者多矣愧懼何極幸望不
鄙提撕使此愚陋者期同執事之所樂如何詠歸佳
會不遠際此楓蕘正闌令人有壯遊底意未知執事
果有千里命輶以爲責臨之計耶若此事只如斯而
已則不幾何而爲告朔之羊必矣寧非可憲者乎幸

須十分留意。切望餘在面敘不戇。惟冀照亮。

思省齋遺稿卷之二

忠省齋遺稿卷之二目錄

序

送或人歸堤川序

跋

書朱書要類日課後

書愛日契帖後

說

衣冠說

杜鵑花說

夫婦說

箴

時習箴

不愠箴

日省箴

改過箴

銘

義學齋銘

雜著

雜識

課規

規約

讀書錄

病中要覽

恩省齋遺稿卷之三

序

送或人歸堤川序

壬午

天下之交道不一而有清濁焉有大小焉夫會以文
而責善規過相資於講磬道義者是大且清而亦可
以永久者也友以富貴而指天誓日相要於聲利者
是小且濁而又未能保片時者也許心授受志氣相
通安得不永久乎得之則解頤不得則畜憾安能保
片時乎交道大槩如斯今某之於余欲以右乎欲以
左乎誠欲以右則余不得無一言而贈其歸也請得

以言之學者學爲人也海山夫子豈不云乎人生斯
世非學問無以爲人然則人之爲人豈不在乎學乎
學又有多術致知力行靜存動察得於心而治其身
者所謂爲已也剽竊經傳以飾浮藻徒尚文詞奔汨
世譽者所謂爲人也余於某願爲已而不願爲爲
人也某旣從事於小學則爲學可以謂得其方而不
失正路矣此書乃行道之準繩入學之階梯苟能真
知而篤行一字一句無或輕忽苟且放過則斯已足
矣而及夫性與天道亦可因而窮通也金寒暄所以
老猶自處以小學童子者實以是也何不慥慥焉汲

江鷗也果能爲此則丹扉相照雖在千里之外而猶
周旋於房戶閑也江山遙遠會合蒼茫亦何足恨也
且仙庄邃僻軟塵不入固足爲高士之所居古松流
水幽雲澗禽游賞已足岸果園蔬供旨極品紫禁境
界何足求觀哉若因那邊人聞龍頭山下新月之里
有一君子人東岡固守而聞達不求荷衣蕙帶徘徊
於青山綠水之間則余必謂之此乃某也矣某行乎
哉

跋

書朱書要類日課後

凡讀聖賢之書誦讀非難驗體爲難若只誦得於口而無體之心則雖多亦奚爲哉噫先生所云范淳夫之工夫可以爲戒而不可以爲法也然則今日抄誦要類者非要作記誦工夫將以體之於身而致之行也則非誦讀之暇默究諸心亦不能也其尚勉乎哉
歲辛巳陽復月書于篇末以自警

書愛日契帖後

壬午

吾聞孝者萬行之源可不重且大歟今余輩之爲契既得愛日以名之固知其源而慎其重大吁可爲美而稱之夫然孝者事親之謂而事親亦有大小輕重

所謂養志者是大且重者也所謂養口體者是小且輕者也其大小輕重兩得然後可以謂孝而無忝於聖人之戒子夏之直義非不爲孝而夫子小之子游能養亦非不孝而夫子又小之爲其偏而不中也然則爲人子者可不務其并全之道也是契也旣得有以養口體之具矣苟能加勉乎此而養志是得則始可爲孝而君子之行於是焉亦庶幾矣吁我同契其相勉焉

說

衣冠說

庚辰

昔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孔子譏其同人道於牛馬
然則人之異於禽獸者其不在於衣冠歟是以先王
之教自幼及壯自壯至老莫不謹乎此若弟子職之
衣帶必飭至於冠而三加昏兩攝盛孤而不純采事
親而冠纓端紳事君而旣服習容禮記之說備矣若
鄉黨一篇乃畫出聖人者而衣服之說居半焉是豈
無益於入道而徒外飾爲哉蓋今之無被幣衣不知
創始於何代而若周遮衣則乃蒙古之制也要之皆
非先王之法服也而直不過莫嗣所謂服妖者已矣
說者猶謂隨時處中乃所以爲中庸噫康節某今人

皆服今人服之說所以見於朱子者也且如是而爲中庸則是間巷市井間全沒知覺全不檢束只倒東歪西和泥合水底人皆可謂之聖人矣聖人不其多且賤乎或者又必以心學自託而若見有峨冠博帶攝齊趨隅者則輒指以爲釣名也飾詐也噫人心之不古乃至於此極夫徒爲釣名飾詐而爲之則固不足道也若欲爲人道也心學也而不謹乎此則吾知其爲人道者卽無異乎牛馬而其所謂心學者亦不過爲自便之術而自欺欺人而已夫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程子曰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朱子論居

敬而曰必以整容體正衣冠為先焉此言皆何謂也
蓋身心內外不可二看內不正而外正者固未之有
也亦未有外不正而能內正者也故曰制之於外所
以養其中先賢豈欺我哉且世之爲人父兄者既不
能以身先行而其子弟或繩趨尺步整飭衣冠則必
曰是爲其父兄之所不爲者是妄自尊大也是不孝
也何其言之已甚也孔子曰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
夫繩趨尺步整飭衣冠乃欲敬身也非妄自尊大也
乃恐傷親也非不孝也爲人親者其可不深思而使
成其志乎或者又謂家貧不能備衣冠噫是亦推托

之言也見今之世苟不至不分菽麥者則皆知掩首
蔽身則其所入之物以錢則加數兩以布則加數尺
足以因舊增新物簡禮節者處之有術裁省冗費去
奢就儉則何患乎貧而不爲人道乎且以晏子之一
狐裘三十年子路之縕袍不恥焉志則可無難繼之
憂矣故昔者鶴庵崔公問於尤翁曰貪士只有一袍
常着可乎曰着盡乃已夫豈非道而先正之訓乃如
是之嚴乎噫余年近弱冠學不知方凡日用持身其
不同於牛馬者幾希矣蓋內而有祖父兄之賢外而
有師友之益而因循至此者實在乎余志不立已矣

乃衣冠而坐作衣冠說

按宋子大全語錄先生冬則着羊帽夏則總冠又有先生嘗自謂莫便於冠莫便於笠蓋以講論時有碍於聚首質難故云爾然今之笠子乃舊制也士子可不常著而以寓風泉之思乎但燕居時當遵尤翁所行著今之馬毛冠恐無妨若衣服則道袍乃今世之盛服也若爲常著則當盛服時無可服者矣故愚意以襍衣爲燕居衣服亦無妨蓋襍衣乃近世長德之所通服而近乎朱夫子野服之意也算所謂束帶可以行禮解帶可以便

服貧者尤當服之若今之有祫幣衣雖不近於古而不得已則著之亦無妨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至於無棊周遮等衣只爲裏衣則可若必表以出之只此足以爲衣冠云爾則恐難免聖人之譏爾

又書

杜鵑花說

歲庚辰之仲春者息省子與二三童子風于詠歸臺臺上有數朵名花花甚綽約若笑語者然息省子默玩良久顧謂童子曰這花也是蜀帝之靈杜鵑爲名者耶吾固知其爲名者而其所以若笑語者吾不得

以知之矣抑無乃混兮闢兮兩儀斯判羣物之生莫
非造化之澤這花也亦造化中一物以大冬霜雪之
餘潤之以甘雨發之以和風其蒙恩澤也實大故以
之欲稱謝於化翁者歟童子呀然曰其然豈其然乎
人則有口舌能言語其或有受恩者則其稱謝也固
矣花是無知覺底物則雖蒙恩澤既無口舌不能言
語欲稱謝於化翁其可得乎其所以若笑語者曰若
之非真笑語也其姿然也曰童子前言戲耳雖然花
之無口舌不言語者而乃若稱謝化翁之恩則是天
然之姿而無真假之可論矣人之無實情而口給巧

言徒務悅人者是亦可以有口舌能言語故乃謂其受恩於人而稱謝云乎哉嗚呼世之有口舌能言語而無實情之人其有愧於無口舌不言語而無真假可論之花者多矣童子何知是作杜鵑花說

附蘭谷先生詩並序

文裕姪以杜鵑花說示余余見其遺辭之際或不能無差蓋以花之若笑語者爲稱謝化翁之恩嗚呼化翁豈有望於花之稱恩也哉然花冥頑無知覺一物徒以若笑語者爲稱謝化翁之恩而人亦當如斯而已云則吾知其不幾何而

人道息矣蓋恩莫大於父母而事父母者徒以
聲音笑貌爲自盡其道云則是其成說乎洞洞
屬屬事親之中心也溫言順辭以悅其耳目心
志者事親之外貌也豈可以巧言令色爲拘而
不盡其愛敬之道乎文裕乎不可不知也推此
說則他可類推也吾不欲索言

冥頑無覺杜鵑花空向東君笑貌何若使人心如
此已聖孫應不說中和外貌欣然若迎人中心脈
脈不識人存中形外吾家法果似此花只欺人

夫婦說

辛日

夫人之有夫婦猶天之有陰陽而不可以不和天而
陰陽不和則萬物無以生焉人而夫婦不和則萬事
無以成焉事親而不和則必不能樂其耳目悅其心
志祭先而不和則內外之官已乖隔矣酒醬籩豆必
不能順備而無以享神矣推此而求之其或不和而
能有所成者乎嗚呼君子之於夫婦可不審察而務
和友之以琴瑟樂之以鍾鼓也哉然亦有所不行者
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潘洪忘反則其不成也亦一
矣是故夫子贊關雎之美子思有造端之詔卻缺之
相敬人到于今稱之然則夫婦之道只是和敬己矣

嗟夫近世世降俗渝其所謂和者只淫泆昵狎紀綱幾壞至有不顧父母之養而莫之省焉甚或以儼然相待云者非欲以相敬而然也乃以其容貌之不羨衣服之不鮮飲食之不適憎疾日積以至有視之若仇讐焉是皆悖理徇欲者而和敬二字無復可尋矣豈不淺可悶哉聖賢垂訓炳然明白爲人家長者盡思所以端本清源之道乎於此乎正則凡天下之事當無往而非正也夫

箴

時習箴 庚辰

自念所學鹵莽病於懶惰或作或輟臭兀難合是切己之實病而無所用力於時習之工用是爲懼因箴而自警

顧是天命惟善而已嗟余衆人復何逃遞安彼私欲昧此天理惜哉心德將凶於是復其本然惟在學而學又有法先覺是師聞其所言觀其所爲服膺學習之以時卽用緝熙莫更遲疑日夕乾乾念茲在茲立必如齊坐必如尸興居動作慎勿失儀畫以明辨夜以潛思窮通義理以極其知知行兼盡斯學之事先聖遺訓余豈云墜時習勿惰光陰易遣寢與俱臥

食與俱嚙此道雖遠孰敢不通靡不有始鮮克有終
其道伊何用工必忠久而浹洽悅在其中言而不行
是謂自欺不欲自欺其惟孜孜

不慍箴

凡人之爲學必欲爲己而求之然後義理可
透德性易復也是以古之學者成德也多矣
今之學者反是其爲學也爲己之心常少爲
人之心常多得一善則揚揚自勝必要人知
之得一行則淺露輕浮必要人見之人或不
知因含怒生怨并與其前日知行者而棄之

以故成德者鮮矣聖人有訓盍反思之乎

天生斯民有物有則凡此厥初各受其職爲子止孝爲父止慈爲弟止恭分所當爲正我之心誠我之意性理天道微辭奧義一潛通潤膚浹髓學習工夫惟在爲己德既有成心自寬厚知與不知有何加損慎莫求外祇自務本今或不知如有不得其故伊何學之不力既無悅樂可望成德願言時習君子是式

日省箴

日省者功夫之愈精也凡百所學必自日省而后其視其聽其言其動惟禮是準始乃無

失自知其過而改之自信其善而進之德日
新而工有餘可以勝其重而致其遠若或不
省則所學滅裂不知何者爲善而得何者爲
惡而失其於日用動靜之間不自知其得失
則旣無所據又何能自知而改之自信而進
之乎其竟不能成德也必矣庸是爲懼觀乎
曾子之目省而是箴是警焉

道體流行元無間斷人或閑斷與道相叛是以曾氏
日以三省有改無勉心常惶惶嗟余後學奚但止三
二體察勿之有慚曰惟斯道無所不在而言而行

罔敢或怠惟日喚惺念茲修動是準規矩無有差忒
行或不敢知或不明聽或非禮動或浮輕言不信歟
如或不慊益加勉勵每自省點任重道遠弘而且毅
入之學習省斯爲貴曰善曰惡毫釐之差非我省察
孰能辨耶去彼取此止所當止淨盡私意安此天理

改過箴

人孰無過改之爲貴余聞是言也久矣而尚
此去惡從吾者少而遂非文過者多如此往
往虛度了好箇光陰則終無入德之日而歸
於小人之域也必矣用是箴語以自警省焉

監古聖人生知安行一疵不存萬理俱明浩浩其天無過可改顧全爲人既駁且怠日用動靜豈能無過所言所行一起一坐時以首察必要自知知有差失心焉悔之知有可悔改之必速悛斷根株勿復潛畜如畱毫髮其_之千里其於爲惡趨下之水是以先民從事於斯仲由喜聞百世之師顏淵不貳參於亞聖後於千載猶見其行曰汝顯蒙其監乎此戰兢自持惟恐失墜學由喜聞體顏不貳惟善是從俯仰無愧

銘

義學齋銘

義學齋者再從叔鶴圃公之所闢而公之季
氏蘭谷先生嘗與堂內弟姪及二三士友休
息於此而常讀書講義再從祖松石公時在
宜春任所聞其事而嘉之書遂以義學二字
使揭于齋額其義蓋取玉山劉氏之義學而
以許先生者也余在齋中坐春立雪今已有
年矣學業不進物誘難除用是爲懼茲舉短
章銘之齋而時自警省亦敢與同志勉云爾
親親愛物爲仁終始嗚呼仁者惟循天理其處宗族
與夫朋友和睦以親敬信以久降自叔季道容俗類

天理泯滅情阻意猜同胞至情視若路人分門割戶爭厥金銀其所交遊又失其正脣肩諂笑曷能久敬於焉有道曰惟義學割田立屋有聞先覺猗歟王山至今仰止爰闢一齋明窓靜几宗族紛集士友遠來劉氏舊學今焉復開冬詩秋禮明教有序春蠶夏荔如蛩如駟願言同志益加勉旃所言所行勿失其天相觀以善相規以過久而愈敬切磋琢磨以至成德不爲物誘使此義學千載不朽

雜著

雜識 辛巳

初學必以聖人自期然後乃能有爲苟志之不凡如此則所望者已大安得局於小而自己哉

凡世人有志學而鮮篤實者其平居動止言爲無所規則而曰中心堅固已爾何必拘拘於外哉吁可笑矣苟如是則此心已走作於駭俗一邊果能堅且固哉此所以內外俱失其養宜深懼者也

人能篤志而力行焉則人之毀我者便是補我者也毀之來便發省則斯意可知也

人必有自信者然後自有欲罷不能之心不然則難乎長進自信處要存心而生

善無大小而皆出於道當乎理惡無巨細而皆生於已恃乎性豈可以其小而不爲以其細而爲哉是以昭烈勅後主必勤奉於此

學者舉多驕吝而不能改過從善故鮮有成者蓋驕則自以爲善而惡人議已吝則安其故常而不能從人

學者事無大小必要一二下功於爲已上無或分毫髮於爲人之邊則於道可思過半矣若不然一毫之差天性之移不啻千里也

持正身心無顯幽衆獨之間則浩氣自此生而於道

便無勞力者矣然能此者鮮矣

人須於言怒上用功能此則於他已克之猶運掌也
蓋易發而易出難除而難得中者無若此之甚也必
謹慎而務寡簡懲戒而察理

當秋月清澹堂室靜寥四隣無聞而泉響潺潺乃竅
膝危坐拱手當心目視鼻端當時氣象果何如未發
前氣象每於此時易體認也此吾所經歷者也

聞人之行善事而輒謂之曰是行其自己當然之事
此非治世語則必流俗語也蓋治世則人人各自知
道薰沐於教化固自如此流俗未能而必厭勝己者

故亦如此

教童蒙必以身自檢飭然後乃古教人之義而亦可不勞而見其體意而力行不然則百令不遵徒勞死力而終無益效張子四益是不勉而自如此者也

處乎家而非升堂趨庭之時必嚴勵強直不如是家衆或視以輕易其道難行但徒知嚴勵強直而不知有和而敬敬而和則亦非齊家之氣衆此不可不知
○灌溪之子惟一欲佩全州之好刀灌溪戒責其生俊心之語幾一張書也其儉守可法也有子孫者雖有可爲之勢使子孫不得傍身可也不善者從此生

疾不啻百千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而夫婦之道又復造端乎一
薰年少有前程者尤當恐懼戒慎也如逢賢匹當以
敬一字爲砥柱如逢不賢匹當以愛一字爲砥柱贊
而敬之可致刑家之化不賢而愛之必有厚德之報
此濯溪語而甚緊切也世之爲人夫者其妻賢而以
敬者幾人不賢而以愛者亦幾人於賢以敬則易也
而餘人亦可言也於不賢以愛則難也而非君子人
莫可得而言也

必使婦女無故不出中門雖堂內出入非曾冠喪祭

不可不參觀事外不可許然後閨範立矣可忽者哉
可忽者哉

婦人會處一發言甚難一正則是爲閨範一私則侵
爲淫荒其微機可不深察哉

今人見常人之讀書而有意於斯學者則例以爲彼
雖爲此而顧將安施噫此莫非降世不知天道而徒
務功利之說也天何嘗有私而道何嘗有待也

梅山與潁西任公魯書云任道必勇立心必高進進
乎其所已知慥慥乎其所已能此語真要切而不可
不使學者早聞而服膺者也每患今人爲學不會究

見聖門廣大規模而得小爲足小有見處卽便謂事業止此不肯向裏加工豈有所成就哉必如此而後乃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可不欽戒也哉

又云隱居而求其志而已孝弟而施其政而已此兩語真可謂今世士子之終身所當服膺者也苟如是立心則雖窮而無斯淫之戒其於視富貴如浮雲何有

旣無以收放心養德性以立基址則亦何能察理義措事業以收其成功觀於此亦可知涵養是大本也獻常患柔懦不能濟事先生嘗誨之曰梅山洪文敬

先生曰從上聖賢咸從剛毅果敢中做將出來若慈
善柔弱者立腳不住終不濟事必須鼓作志氣磨勵
精神勿令散漫昏惰然後方始得力獻自後每於日
用間常用力於此而未免爲伎倆所使侵蝕然流於
舊習之中不自覺知儘覺變化氣質之甚難也

課規

壬午

每日晨興盥帨謁親堂掃室堂卽讀書必跪坐或跏
趺坐拱手整案開卷讀之宜舒緩至三十遍飯後習
字數行卽讀至二十遍退休小頃又讀至二十遍各
歸家點心卽來習字數行讀二十遍又退休小頃乃

讀十遍未會前熟復前日已讀者以勑夕後所誦乃歸夕飯畢勿適他卽來聚坐誦舊讀必至三三遍乃往親所規定衾席退與同學難疑相問至夜深各整席枕乃宿明日又必如是凡讀書時無論朝夕必跪坐或跏趺坐同學無相喧爭必日課有事而歸去必告

規約

甲 申

一昧爽而興整疊寢具淨掃室中盥櫛衣冠謁親堂

自外來者或興主人同謁長者或須臾靜坐必思在家定省時事視於無形聽於無聲退而讀

書

一讀書端拱危坐熟讀精研不得胡思亂想不得顧
眄戲笑不得出入紛紜

一讀書須嚴立課程必每日改讀行必二十讀必五十少有疑處輒籤記以置以備講時質問不可放過一言一句必求踐履之方

一讀書之暇或涵養身心或將一般子集間間看閱切要處必期成誦或述作文字或肄習筆法俱不可棄原

業

一常以九容持身毋得跛倚失儀毋得喧笑失言一非文字禮法則不言勿談浮穀悖亂神怪之事勿

言人過惡

一曰務致和敬相規以失相責以善毋得戲謔欺
侮爭鬪喧鬨

一名飯後齊會齋中序齒坐定各將所讀書譏誦必
熟

一或適他所亦毋忘齋中所習不容少懈苟或相悖
是不得爲爲已之學矣

一每十日一休將一日內所讀會講於義學齋以正
之

附跋

再從姪獻在會士友宗族子恩省齋中相與講磨
道義洵盛會也余謂諸君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又
謂相觀固好慎獨尤難既而又曰苟欲有初有終
相觀慎獨一此不懈則盍思所以規矩檢防之道
為一準的而相與遵守勿犯乎哉獻在於是乎以
規約十條視余余無容贅言為矣但諸君果能實
心從事乎否苟非然者是亦文具已矣葉公之畫
龍隋園之絲花不其可笑也哉吾當於旬講之日
看諸君睂睫而驗其實某不覽之幾也諸君勉乎
哉甲申仲春吾道山人吾道山人 谷先生一號

讀書錄 辛巳

余於辛巳之秋早晏閒看浦渚所定朱書要
類鼓竊節取其要切者以爲_易是從便時寓
顧諟之資云

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於聖賢親切
之訓以開明之此爲切要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
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

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
此是日用動靜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
得分明白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

須痛下功夫鑽研勘覈透徹了方是了當自此以後
方有下手涵養踐履處

要須捐棄舊習以求新功不可一向悠悠閒過歲月
也大抵學問只有兩途致知力行而已在人須是先
依次第十分着力節次見効了向後又看甚處欠闕
即便在此更加工夫乃是正理

大抵爲學只是博文約禮兩端而已博文之事則講
論思索要極精詳然後見得道理巨細精粗無所不
盡不可容易草略放過約禮之事則但知得合當要
如此下手更莫思前算後計較商量

大抵學問工夫看得規模定後只一向着力挨向前去莫如何若何便是先難後獲之意若方討得一箇頭緒不曾做得半月十日又卻計較以爲未有效驗遂欲別作調度則恐一生只得如此移東換西終是不成家計也

惟學爲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綽切切計較於今昨是非之閒恐其勞而無補也大抵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便是無話可說也近覺講學之功不在向前只在退後若非溫故不能知新蓋非惟不能知新且并故者亦不記得日用之

閒便成相忘雖欲不放良心不可得矣

日用之間務以整齊嚴肅自持痛加警策卽不至昏昧矣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語孟者又須逐章熟讀一切已滾熟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患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憮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勵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言則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爲學之本立矣

學問別無他巧只要持守純固講學精熟耳兩事皆以專一悠久爲功三三閒斷爲敗不可不深念也

將已所學者反復玩味不厭重複久之當覺意味愈深遠理致愈明白耳此外昔所未學亦有切於修己治人之實者要以暇時量力揆討使其表裏精粗通貫浹洽則於本原之地亦將打成一片無處不得力矣

求放心不須註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卽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守自固不費氣力也若添着一求仁字卽轉見支離無模索處矣

○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卽自有安穩受用處

都無許多閒說只着實依文句玩味意趣自深長若使真有所見實有下工夫處則便有鐵輪項上轉旋亦如何動得他

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願深省察且將大學論語中庸近思等書仔細玩味逐句逐字不可放過久之須見頭緒不可爲人所誑虛度光陰也

大抵讀書惟虛心專意循次漸進爲可得之如百牢九鼎非可以一舉而盡其味也

爲學雖有階級，合下立志亦須略見義理大槩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箇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意，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攻爲此也。看得分明，思得爛熟。

今學者且當虛心玩味，各隨本文之意而體會之。其不同處自不相妨，不可遽以己意橫作主張。必欲挽而同之，以長私意，增衍說終，日馳騁於虛詞浮辨之間，而於存養省察日用之功，反有所損而無所益也。○大家講究到底，大開眼看，觀大開口說話，分明去

就直截剖判不須得遮前掩後似說不說做三日新
婦子模樣亦不悞哉

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
讀文義之闇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
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
於學哉

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
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
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佗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
易則卽今便可用力務其至急至切則卽今便當用

力莫要遲疑等待且隨波濶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効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卽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用力則目下蹉過合做底親切工夫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鑄未必能真有益也

存養工夫甚善此亦且是依本分事正不須把來作奇想只合趁此心地明淨處大着胷懷將世間道理精粗表裏從頭至尾理會一番交他真箇通透無疑礙處方是向進若只守些箇不敢放開每看義理

亦只揀取玄妙高遠無形無象處方肯理會如此則
遂成偏枯倒向一邊將爲有體無用之學而與老佛
無以異矣

所問持養觀書之說前此講之已詳約而言之持養
之方不過敬之一字而讀書則世無一事是不合知
者但要循序量力而進耳

大抵人情苦於猶豫多致因循而懶廢今但心所欲
爲向前便做不要遲疑等待卽只此目下頃刻之間
亦須漸見功效矣年運易往時不待人况中歲以後
尤宜汲汲也

私竊計之鄉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修之於已之爲本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爲實也蓋人有是身則秉彝之則初不在外與其鄉往於人孰若反求諸已與其以口舌馳說孰若得之於已而一聽其用舍於天耶至於文詞一小技耳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已以言乎遠則無以治人是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校其利害勤懇反復至於連篇累牘耶足下試一思之果能捨其舊而新是圖則其操存揆討之方固自有序矣

此事全在當人自家着力雖日親師友亦須自做工
夫不令間斷方有入處得箇入處卻隨時游心自不
相妨雖應科舉亦自不爲科舉所累也

如今更不可別求用力處只是持敬而窮理而已

大抵聖人之教不過博文約禮四字博文則須多求
博取熟講而精擇之乃可以浹洽而通貫約禮則只
敬之一字已是多了日用之間只以此兩端立定課
程不令閒斷則久之自有進步處矣

克己固學者之急務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
方見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復於

此處立定腳跟。是己私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
大率人之爲學。當知其何所爲。而爲學又知何所爲。
而爲學。然後循其次第勉勉而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舊習之能否。世俗之毀譽。身計之通塞。自無一毫入於其心。然後乃可幾耳。

與其自辨而求合。枉費心力不若一切放下。便依此說。且將大學論語。反復熟讀。而因程子之言。與其門人數公之說。以求聖賢之意。所在句句而講。字字而思。使無毫髮不通透處。則自不須如此妄目拘束。強作主張也。

至於讀書則固吾事之不可已者然觀古今聖賢立言垂訓亦未始不以孝弟忠信收斂身心爲先務然後卽吾日用之間參以往訓之指反復推窮以求其理之所在使吾方寸之間虛明洞澈無毫髮之不盡然後意誠心正身修而推以治人無往而不得其正者若但泛然博觀而槩論以爲如是而無非學如是而無非道則吾恐其無所歸宿不得受用而反爲彼之指本心講端緒者所笑耳

辱書簡知深以主一窮理得所歸宿處爲喜也然二事知之甚易而爲之實難爲之甚易而守之爲尤難

主一之功固須常切提撕不令間斷窮理之事又在
細心耐煩將聖賢遺書從頭循序就平實明白處玩
味不須貪多但要詳熟自然見得意緒若驚於高遠
涉獵領解則又不免如問來之清話欲求休歇而反
成躁亂也

讀書須要量力少看而熟復之只依文義尋箇明白
處去自然有味不在極力苦思轉求轉遠也

日月侵尋縱不得親師友亦須自作工程潛思默究
令胷中明澈見得道理都無疑礙方是於踐履工夫
有進步處若只如此悠悠閒過了誠可惜耳

自今以往更願反躬自省以擇乎二者之間察其孰
緩孰急以爲先後姑屏舊習而取凡聖賢之言若大
學若論孟若中庸者朝夕讀之精思力行以序而廣
使道義之實以悅於心而充諸已則自將無怠於外
而所以顯以下

病中要覽

甲申

張子曰貪賤憂戚庸士汝於成也

尤菴曰日爲衆陽之精故輝躋侵薄而陽德無損若
使此心洞然當有卽有當無卽無則知所懼者妄也
卽子曰鬼之畏人亦猶人之畏鬼積善多則陽浸多

而鬼益畏之益務聖學秉陽道而絕神姦母輕疑撓以害清明正大之氣

四時之壹最害於謹疾病養壽命之道所謂四時之壹者何昔晉平公有疾子產曰君子有四時朝而聽政晝而訪問夕而修令夜而安神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滯今乃壹之則生疾矣

呂榮公行已務自省察較量以自進益晚年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

伊川謂張思叔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

十而得完全。生七十二年，校其筋骨於壯年無損也。
思叔請問曰：豈以先生受氣之薄而厚爲之保生耶？
先生默然良久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

伊川先生曰：君實嘗患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達
朝不寐。可謂良自苦人。都來多少血氣！若此則幾何？
不摧殘以盡也？夜而安身睡，則合眼不知苦。苦思量
箇甚？只是不以心爲主。

又曰：有謂因苦學而至失心者，學本是治心，豈有反
爲心害？某氣不盛，然而能不病無倦怠者，只是一箇
慎生不恣意。其於外事思慮，儻悠悠。

張思叔詣暨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謝
○又曰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辭文似相如
殆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齊古之學
者惟務養性其他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
目旣務悅人非俳優而何

問獨處一室或行暗中多有驚懼何也曰只是燭理
不明若能燭理知所懼者妄何懼焉有人雖如此然
不免有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
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者亦是敬不足

涪陵之行過灘瀨波濤洶湧舟中人皆驚失措獨凝

然不動岸上有樵者厲聲問曰舍去如斯達去如斯
欲答之而舟已行

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鬚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
此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
達則卽不須學

臧格曰伊川先生之學專以敬爲主充養旣至方粹
然一出於正也夫志誓之微若未過也則戒其動心
忍性蓋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一驚懼乎暗室之頃
未爲失也則斥其燭理不明蓋有所恐懼則不得其
正以至溺文章則惡其玩物遇患則憫其不能舍生

蓋有所好樂憂患則俱不得其正夫人而能盡去其累奚患不盡其全乎

先生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曰強安肆日偷之語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是志強否朱子曰志也強氣力也強今人故肆則日怠惰一日那得強伊川云人蔭敬則日就規矩莊敬

自是耐卒苦自不
其日姑規矩也

朱子曰某平生不會懶故雖甚病亦一心欲向前做事今人所以懶未必是真箇怯弱而不能有所爲也
○先生病中應接未倦左右請小節之先生厲聲曰爾懶惰教我也懶惰

又曰人之血氣固有強弱然志氣則無時而衰苟持
得志氣縱血氣衰極也不由他如某而今如此老病
衰極非不知每日且放晚起以養病但自是心裏不
穩只錢以下

思省齋遺稿卷之二

恩省齋遺稿卷之三目錄

附錄

祭文

五

輓詞

三

哀辭

二

行錄

墓誌

記述雜錄

馬首列傳卷之三

思省齋遺稿卷之三

附錄

祭文

蘭谷

惠省齋宋君獻在文裕妙年志學有德有行未克成
就而不幸短命以歲甲申十二月十四日得年才二
十二而卒其再從叔吾道山人哭之慟曰斯人也而
止於斯命矣夫又作而歎曰伊川置風置室之訓無
則已矣今有之矣斯人之止於斯雖曰命也而抑亦
人事或有所未盡而致然歟嗚呼毀璧之詩吾不忍
復讀矣所可道也言之慘矣而亦恐傷斯人之孝心

於冥冥之中也吾豈忍言吾豈忍言只以吾之最所
淺慟者一言可乎乃於越明年乙酉其小朞前一日
丁丑以家釀園果之奠文而侑之曰嗚呼文裕真精
妙合其生也秀豈非人乎而是則本然然乃若其發
也七情易流五性難全則雖人而非人故於是乎有
非學無以爲人之論矣然所謂學者非文辭已也非
言語已也卽不過曰復其本然已矣此顏氏之非禮
勿視聽言動與夫不遷怒貳過者獨以好學見稱於
聖門也嗚呼之人也雖千百世而欲見其彷彿者不
亦難矣而今吾於一門也何幸一時而得兩人焉則

其殆庶幾乎而卽汝與道兄是已道兄於吾兄弟而
朋友也汝則叔姪兩師生也其所以輔吾仁而發吾
志者有十數年于茲矣是其恩義之重悅樂之深雖
尋常庸碌之人空有可說者而况以千百世難見之
人并生於一時一門而左右之則其相得之心相期
之志倘如何哉嗚呼門運一何否也吾道一何窮也
云何昨年今年非龍非蛇而乃賢人之云嗟汝之掩
蹇不幾日而道兄又奄然繼逝使吾獨立悵惘無所
適從兩所謂相得相期者乃至於斯而止耶嗚呼天
乎夫何以千百世難見之人使并生於一時一門若

是其容易者意非偶然而又皆忽忽驅迫夭閼其年
使不得成就其可久可大之業而只若一場戲劇而
止者抑獨何心也耶豈顏氏之天從古已然今亦莫
之能易而然耶然則道兄之不幸固不幸而與顏氏
之不幸近矣汝之不幸又不及道兄之不幸而止者
亦果何天也嗚呼文裕大果蓏也大癰痔也無報也
無怒也久矣吾於汝夫復何說惟此好學今也則無
吾之痛其可已乎而是豈徒以區區叔姪之恩師生
之義而然哉嗚呼凡今之人莫知我悲地下人間惟
吾與汝默會可也嗚呼文裕聞乎不聞

又

宋璣用

維歲次乙酉十二月乙丑朔十三日丁丑同門生宗人宋璣用謹以短辭酒果哭告于故友恩省齋宋君之靈曰嗚呼吾友生而有美質長而能好學慈諒之性耿介之操渾然而天成踐履之篤造詣之濃斐然而成章至若文華筆札乃其餘事親炙于師門而薰陶乎家庭將爲昏衢之燭指南之車何乃不假之年一疾奄成千古不能成就如伯魚之慘顏淵之夭而吾道之望已矣乎以君門祚之盛德性之厚空其厚祿之無疆而再調床瑟未育一嗣遂使重堂挹無窮

之恨平日仁孝之德報施安在友生之憾又在是也
顧此不佞百無一善人少許可惟君包容切偲之與
之同歸乎先生之門相期乎聖賢之域志願未遂中
途棄我悵悵然無所依歸天將窮吾之生靡有所成
立乎嗚呼哭君未幾又哭道兄之喪載瞻吾道水流雲
空曠彼詠歸月滿空梁有懷山積有淚徹泉歲月流
邁初朞已迫尚未一酌豈敢云忘文辭短淺未能伸
情靈其有知庶幾鑑念嗚呼哀哉

又

宋鍾愚

維歲次乙酉十二月乙丑朔十四日戊寅卽故息省

齋宋君文裕之小墓也其同門宗人鍾愚族叔炳穆
惜其遠業之未究嗟夫吾黨之益孤乃於前一日丁
丑謹以酒果之奠哭設于靈凡而文以侑之曰嗚呼
文裕而至於斯而止耶惟君溫粹之姿聰敏之才宏
厚之量弘毅之志謂可大受而致遠有光于斯文而
振勵乎頽俗孰謂跨年一疾乃至於斯使平日士友
宗族之所期望者反爲嗟歎慨惜而繼之以嘘唏掩
淚也耶嗚呼哀哉君以美質秀才自幼親炙乎先生
之門正直磊落丘壑之志確然以定清明純一學問
之功蔚然以新不甚勤苦而知自明不費安排而行

自篤是以以事半功倍可張吾軍嘗見謂於先生而爲儕類之所推服也若其文華筆翰特君餘事而亦非尋常操觚弄墨者之比也嗚呼惜哉君與愚等坐春立雪有幾年于茲志同而心契指千載而相期君惟敏銳而愚則鈍滯君惟勇果而愚則懦孱雖有觀感者存而莫能十駕之追也君惟不鄙愚蒙而勉勵切至使不倍乎先生之門牆而期有以同受鉗鑄此意之眷厚雖沒世而難忘嗚呼天若假之以年則先生之道使之傳習而不墮非君而誰吾輩之學庶或磨礪而成就非君而誰云胡一朝萬事脫空上以貽

哀予之慟下以有失相之歎天問大招而莫之追也
耶嗚呼昨年今年非龍非蛇君之墓草未宿而道兄
又奄然繼逝是何吾黨之厄至於此極耶嗚呼慟矣
嗚呼悲夫瞻彼詠臺松雲爲之愁慘花鳥爲之悵然
况乎具血肉而有知覺幾年同志以周旋者其將作
何如懷耶嗚呼地下亦如人間春蠶夏荔之樂不以
幽明而有間耶不然雲旗風馬後先翶翔乎吾道鳳
岡之間而奉戀乎昔日之風詠而爲之一悵否春蘭
兮秋菊向一往而不返山青兮水綠唉余涕之琅琅
并一觴而告設兮君或降歆乎此誠嗚呼哀哉

又

申性均

嗚呼蘭玉而相亏金石而志發朝正路兮中塗忽摧
彩雲易散兮琉璃易破此古人之所悲兮況余同門而
同志嗚呼哀哉

又

族弟龍在

維歲丙戌之十二月十四日壬申卽我思省齋族兄
大歸後再周歲而總弟龍在尚未一次告謾語實有
所不忍者存也今則筵几將撤典型愈邈滿腔懷緒
一暴無地則是亦其可忍乎乃於前一日辛未之夜
強疾呼燭含哀掇辭哭于靈筵曰嗚呼哀哉吾道一

何窮也門運一何否也兄之在斯世擬作後進之幃
幪兄之在吾門將卜後來之棟梁天之生兄於斯世
若五門者意非偶然而竟又夭闕其年埋沒其志使
有世道門運之嘆者何也嗚呼顏淵不幸伯淳無福
從古而然爲之何哉嗚呼惟兄若弟恩是總服義兼
麗澤粵自龆龀齊頭就學于蘭谷從叔之門而坐春
立雪未嘗一時相離則其恩義之篤又非尋常綴食
同門之可比也嗚呼淇園之竹玉井之蓮兄之所以
見訥於三席者然矣而如弟之庸碌奚啻十駕之不
及已哉惟兄寬弘不鄙提撕英馳俊驅夾輔師門第

豈敢然兄實相勉嗚呼痛哉今焉已矣義學詠歸誰
張吾軍喪予之慟禪宿之泣其誰慰藉其誰慰藉言
念及此非直爲兄而私痛已也兄若有知亦當飲恨
於冥冥之中也嗚呼痛哉嗚呼哀哉自兄云歿悵悵
無所適凡平日所以相期於無窮之志自爾消鑠不
住又以喪禍憂故連綿不絕若箇所得者如油浮水
相入不得恐無以有所成就以負兄眷眷不倦之感
也伏惟英靈其或陰隲尚如疇昔也耶兄之遺藁若
狀德之文已與同志受命于函筵若干掇拾以請于
立言之君子然兄旣無年亦且無位則憇彼肉眼豈

能信知惟此數事尤所耿耿然身後浮烟於兄何關
後死則然矣嗚呼哀哉言有盡而意無窮一觴告謾
萬事矣論惟尊靈冀啟此衷曲

挽詞

二首

承旨李大植

妙年志氣拔羣才發朝儒門正路開已許勤工惟努力誰知純孝不勝哀瑤絃墜匣方尋緒玉樹臨風遽自摧天賦既豐何奪速回瞻吾黨益嗟哉

水如其淡玉如溫光紹前光孝貞孫學業傳家詩禮習衣冠著說敬誠存人間父子恩無極半世師生道義尊芳草東風春又到楚些何處慰孤魂

又

定軒 李善樞

芻東王其人吾儒席上珍好學方昇日隆師每坐春
自知無用櫟庶望輔強仁誠難諱者命無復此情伸

追挽

宋憲成

王如君子人天賦未全貪學業而時習道心又日新
居家先孝友就傳輔純仁今也故人淚山青寂寞春

哀辭

芸窓朴先生性陽

往在辛巳秋尹侯昌變行鄉飲禮于青山庠舍宋君
獻在文裕自公山聞風而來始與余邂逅於金學源
家學源乃君之外從也君年纔弱冠儼如老成辭氣

溫和動止安詳且嫻於是禮折旋樽俎不失矩度觀者皆目屬焉後甲申臘君之三從弟龍在書報君之不淑且示行錄一通其略云天資清粹才器過人早從事於學問自期遠大嘗靜討一室扁之曰忠省齋取論語見贊思齊見不賢內自省之義也會洞中宗族日事講學書揭規約諸條身先行之手抄朱書切要之言以記誦爲戒體驗爲務事祖父母必先意承順而有或因形勢之門欲以干進則屢屢諷諫癸未遭內艱常絰帶不酒肉因毀致疾雖寒熱交攻之際必巾櫛整坐抄宋朝及我東諸賢格言名曰病中要覽

以資警省其用功之精篤如是矣有文藁數函藏之巾行皆親戚知舊閒往復討論者也嗚呼以君之才之行天若假之以年擴而充之則其進就有不可量而苗兩不秀而止於斯抑亦有關於吾黨之氣數歟金學源以龍在書中所托語屢囑於余故不揆昏耄略叙梗槩以慰長逝者之魂辭曰

有美一人兮玉蘊蘭苗愷悌其行兮沉遠其識冲年志學兮思省扁室一部朱書兮芻豢是悅家有名士兮謗張吾軍綿蘊成習兮書帶播芬桐子是命兮橘頌可化翕翕何猜兮奪我瑞物何賦之豐兮何施之

齋志長年短兮古今所惻零棄剩馥兮遺在舊篋玉
樓迢遞兮修文寂寞兮誰與歸兮皓天不復臨風搖
白兮愴望疇昔

又

希菴宋琦用

昔夫子嘗曰笛而不秀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蓋傷其
質之義才之茂如吾文裕而中折者也余以不佞志
于學而未得門四十五而不無聞焉不惟人之不己
知己亦不知人未嘗知文裕之賢嘗過吾友蘭谷蘭
谷告余曰吾黨之小子有獻在者其爲人也沉靜聰
慧事親孝與人忠居處恭執事敬又其學業筆法精

確楷正將以遠大期獻在爲誰卽向之文裕者而於
蘭谷爲從祖兄弟之子也余欣然而告曰子之道其
將有傳習乎竊嘗聞之得天下英材教育一樂事况
門子弟有能如是夫遂往叩焉文裕靜處一室左右
經史兄弟同繫有若春津之樂及其居憂其大父及
夫人惟其疾之憂使之脫絰帶任便起居文裕反復
開陳期回親心守制愈摯可謂今之大小連其居家
飭躬類多如是矣以余年小先知相晚未能早暮簪
礪以究其學每許以少友期與之早晚同歸不幸二
十三而歿又無嗣吁已悲夫雖尋常知舊莫不嗟惜

其育兩不苗如楊氏童烏矧吾蘭友恩猶慈父義兼
嚴師其於生也許以起予及其歿也慟其喪予者乎
蘭友使吾弟托以哀辭相其繩役余傷其苗而不秀
如吾夫子之歎遂爲之辭辭曰

吁嗟人兮孔碩且休早志學兮溫恭自修蘊而藏兮
不忮不求承家庭兮詩禮箕裘研經義兮厭飫優遊
號忠省兮擇乎賢不秀不實兮其志未酬命矣夫兮
云誰之尤有遺兮誰忍校讎逝將去兮蘋露是謳
歸不歸兮胡不淹畱相繡役兮淚從以流嗚呼已兮
千古悠悠抒余悲兮非曰闡幽

行錄

族弟龍在

族兄諱獻在字文裕於四友孝貞公先祖爲十世孫而今副司果再從祖第二孫也司果公居家律身清儉教子孫以義族兄以清粹溫良之資撫梁庭訓年十四五文學筆翰蔚有聲名及從叔告之以古人爲已之學則便棄前所爲者而一意斯學卓然以遠且大者自任矣從叔嘗闢一齋名曰義學而與宗族士友講道于其中族兄實左右侍學而凡性命理氣微辭奧義討論講確之際族兄獨聞其他門徒之所不聞默識心玩內而不出獨於小學家禮用力尤多

至於手抄口誦而不足則又書諸片紙粘之壁間而日省焉如是者數年如一日而曰吾今乃知斯事之爲欲罷不能也遠近人士之請業於從叔者亦皆信服願與之同槩族兄乃掃一室於家庭之側榜之以思省揭規約十條而與諸從遊者從事焉日必晨興衣冠定省而退端拱危坐潛心力究以自得爲務有所得則輒籤記之日往來于義學齋而質正焉以四書爲原業而閒讀朱書抄節其切要者而日誦曰先生所謂淳夫之工夫可戒而不可法吾所以爲此者將體之心而致之行也動靜詰默一遵古訓無一

時苟且放過常曰人當於言怒上加功易發而易失
中者莫此若也可不謹慎而務寡簡懲戒而察理哉
又嘗謂世之不謹衣冠容貌而自託於心學者大為
人道之害乃舉聖人同人道於牛馬及程子制外養
中等訓作衣冠說而自警其行放家則事父母以禮
晨省必拜柔聲婉色以養其志或有過則必盡誠幾
諫必欲不使陷於不義其與兄弟居亦如此處夫婦
以和敬爲主雖衽席之間未嘗有穢狎嘗曰婦人會
處一發言甚難一正則是爲閨範一私則便爲滛荒
其微機可不深察哉又係夫婦說而自警曰於此乎

正則無事不正云於鄉黨宗族務盡和睦雖疎遠莫
不得其歡心然小有爲非義之事者則輒諄諄規戒
不止不已於從叔以再從叔姪之親兼師生之義凡
左右就養之方靡不用極其或有不安節則藥餌供
奉不使人代晝宵集煎至忘寢食家內微細事無不
躬自幹檢左右應接導達情義務悅其心人比之泉
門鶴泉焉堂內冠昏喪祭必先期考禮而作笏記雖
急遽蒼黃之際必照禮相助雍容有條理人不見其
有爲之跡而事事自成亦不自以爲多人或贊之則
曰是乃爲已所當爲不容不已者也何伐矜之有其

與朋友講論言辭安詳愷切虛己受人或有不合者
則亦徐徐規切誠在言前必與之歸一而後已於世
間榮辱得失一切淡然常言人於此處見得是非決
然無意然後乃可有為嘗以親命一赴鄉試見奔競
者淺恥之歸謂同學曰李懋官所謂平生好箇命衆
是頭不戴儒巾足不履科場之人今行信其言矣自
是廢科宗族父兄或勸之則輒辭以身有病學不成
有切感之在要路者方恃權自恣司果公嚴飭子孫
不使往來其門族兄亦常痛疾之曰是孟子所謂不
奪不饜之徒也人或謂子有所學而又得與此入周

旋則他日行道不其易易乎則曰彼之所尚乃功利也已與吾所願學者冰炭薰猶美何行道之是謀哉寧爲學顏閔而不得不願爲季氏之所使也及其人果敗人始歎服其言族兄質本清弱善病常以程子忘生徇欲爲淺恥之訓服膺不已幾有浸完之效矣及居母憂執制甚固至於葬後猶啜粥寢不脫絰帶尤嚴於不服闋之戒手抄居喪雜儀一一倣而行之每當祭奠輒號絕幾殊僅甦者數矣竟以此得羸瘠之疾未克除心喪而歿年才二十二歲矣嗚呼痛哉族兄自受學以來未嘗一日不與師友講學及丁內

難以象山之戒東萊者爲至論而謝朋輩而專席讀
禮過禪後始與從遊者居思省察中復理舊業思辨
益精操履益篤方就將不已而無何疾作矣呻吟一
年寒熱日作人所不堪而猶不廢朱書日課閑抄先
輩治心養氣之論名曰病中要覽而時自誦詠至不
可爲之日則曰晝夜之理吾固無憾而但此志未充
病忽如此未燼詩書不得着力爲可恨既以書勉戒
于平日同學者又以未報父師之恩爲至恨勸其兄
及弟以其所事者事之諄諄不絕口嗚呼世降俗渝
居寥之禮事一之義其壞爲尤甚於是乎族兄之篤

行實學有不可以誣矣惜乎其志長命短不少槩見於世也族兄少以詩文自娛及聞爲已之學專務知行而不事著述亦可見其焚藁之勇矣今有若干編集乃其隨手劄錄用附橫渠有得則識之之意者也間或有吟詠性情而不拘音韻不事離琢有陶門氣味可玩也

附族弟龍在上芸窓先生朴公性陽書

某有族兄某天資卓異文行兼備自幼受學于從叔從叔常亟謂之曰吾知己也可張吾軍者必此姪也族兄一遵教訓以遠大自任不幸以執喪過

禮得羸瘠之疾竟於今月望閒棄世從叔甚慟之
曰此姪一生不幸與農翁之子觀復庵同歸而其
實學則又或過之惜乎其僻居陋巷而沒世莫得
以知也族兄嘗謁門下于山館問業請益至於數
日則伏想君子藻鑑已有所品題者而聞此尤惜
其苗而不秀也伏望以辭以詩幸賜輶誄以慰幽
明之思千萬千萬其行實略具別錄乞賜下覽焉

行錄
見上

芸窓答書

大多如春未審重省餘體復萬護佔畢之工一向

專篤否昨年正月承拜惠減而病懶因循闕焉未復尋常歎悚如負大何性陽衰病日深近以痰嗽叫苦自憐奈何令三從氏行錄一通謹悉而天資近道有志未祐此豈獨一家一人之私恨而已不揆荒拙哀辭構呈蓋教意縷縷不忍孤負耳

此芸窻朴先生與從姪龍在書也其所謂三從氏者卽指再從姪忠省齋獻在文裕而言也嗚呼文裕之良已爲秋栢之實矣今日何處得來當世碩德之稱道者如此其至則或可不朽否且龍姪所以爲族兄而得長者之筆勤篤乃爾

其視世之雖同胞之親便分物我苟有賢於我者則生讎視而死陰幸者不啻遠矣亦可尚也己亥辭已載于恩省齋集附錄云義學齋中一

淳而書

蘭谷

墓誌

蘭谷

嗚呼此吾再從姪獻在文裕號恩省齋之壙也我恩津之宋以高麗判院事大原爲鼻祖入本朝有諱渝號雙清堂隱德不仕清陰金文正公述墓表雙清之後有四友堂孝貞公諱國澤及尤菴同春兩文正先生俱師沙溪金文元公以道學節義爲東方名賢

君卽孝貞公之十世孫也高祖諱養銓號道峯以孝行學問褒贈童蒙教官又以我祖考同樞公潤文推恩加贈吏曹參判曾祖諱潤德亦贈吏曹

參判卽同樞公伯兄祖

諱寅植同知敦寧號三斯齋

以質行見推鄉黨考諱炳宇通德郎早世外祖光山

金公在應卽文元公之后君姿稟清粹溫良文藝夙

就及余告之以古人爲已之學則便棄其前所爲者

而一意斯學卓然以遠且大者爲自任時年蓋十四

五矣余嘗闡義學齋與宗族士友講磨于其中君實

左右凡性命理氣微辭與義討論講確之際君獨聞

他人所不聞默識心玩內而不出獨於小學家禮
用力尤多手抄口誦而不足則又書諸片紙粘之壁
閒而自省焉如是者數年如一日而曰吾乃今知斯
事之為欲罷不能也遠近遊學之士亦皆信服願與
之同繫君乃掃一室於家庭之側取聖人見賢思齊
見不賢內自省之語榜之曰思省又揭規約十條而
與諸從遊者從事焉日必晨興衣冠定省而退端拱
危坐潛心力究以自得爲務有所得則必錄記之日
往來于義學齋而質正焉以四書爲原業而間讀朱
子書抄節其切要者而日誦曰先生所謂忘淳夫之

士夫可戒而不可法吾所以爲此者將體之心而致之行也動靜語嘿一遵古訓無一時苟且放過常曰人當於言怒上加工易發而易失中者莫此若也可不謹慎而務寡簡懲戒而察理哉又嘗謂世之不謹容貌衣冠而自托於心學者大爲人道之害乃舉聖人同人道於牛馬及程子制外養中等訓作衣冠說而與同志相勉其行於家則事父母以禮柔聲婉色以養其志至或有過則必盡誠幾諫不使陷於不義與兄弟居亦然處夫婦以和敬爲主雖衽席之間未嘗有姦狎嘗作夫婦說而自警曰於此乎正則無事

不正云於鄉黨宗族務盡和睦雖疎遠莫不得其歡
心然少有爲非義之事者則輒諱諱規戒不止不已
於余處之以叔姪之恩師生之義而左右就養靡不
用極余或有疾病則藥餌供奉不使人代晝宵焦煎
至忘寢息家內微細事無不躬自幹檢應接士友導
達情義嚴師弟之禮使吾道益尊人比之泉門之鶴
泉焉堂內冠昏喪祭必先期考禮別具笏記以相之
雖急遽蒼黃之際雍容有條理而不亂人或贊其不
見報而亦不倦則曰是乃爲已所當爲只當式好無
類何報不報之可論哉與朋友講論言辭安詳剴切

虛己受人或有不合者則亦徐徐規戒誠在言前必
與之歸一而後已於世間榮辱得失一切淡然常言
人於此處見得是非決然無意然後乃可有爲嘗以
親命一赴鄉試見奔競者媿恥之歸謂同學曰李懋
官所謂平生好箇命數是頭不戴儒巾足不履科場
之人今行始信其言矣自是廢科父兄宗族或勸之
則輒謝以身有病學不成有切戒之在要路者方恃
權自恣人或謂子有所學而又得與此人周旋則他
日行道不其易易乎則曰彼之所尚乃功利也已與
吾所學者冰炭薰蕕美何行道之是謀哉寧爲學顏

閔而不得不願爲季氏之所使也其人後果敗人始嘆服其先見君本清弱善病書以程子忘生徇欲爲潔心之訓服膺幾致浸完之效矣及遭內艱執禮甚固至於葬後亦啜粥寢不脫絰帶尤嚴於不服闋之戒手抄居喪雜儀一一倣而行之每當祭奠輒號絕竟不勝零而歿年纔三十二矣嗚呼悲哉君自受學以來未嘗一日不與師友講學及居憂以象山之戒東乘者爲至論謝明輩而專席讀禮至眼織後始居思省齋復理舊業思辨益精操履益篤無何疾作矣呻吟一年寒熱日作人所不堪而猶不廢朱書日課

間抄先輩治心養氣之論名以病中要覽而時自諷
誦至不可爲則曰晝夜之理吾固無憾而但此志未
充病忽如此未燼詩書不得着力爲可恨旣以書勉
戒平日同學者又以未報父師之恩爲至恨勸其兄
及弟以其所事者事之諄諄不絕口其夭壽不貳之
志如此君專務知行不事著述惟用橫渠有得則識
之之意隨手劄錄者甚多而亦皆散佚不傳間或吟
詠性情而不拘音韻不事雕琢有陶門氣味可玩也
君之友東陽申性均繼善收輯爲一卷藏于家君生
於 哲廟癸亥十月一日歿于 今上甲申十二月

十四日初葬公州完田後移窆于沃川郡西陣坪負
坤之原室清風金益元女祖參奉逸善曾祖縣令基
拓清風府院君后判書孝靖公聖應其五代祖也生
先君二年歿亦先君三年而合祔早乳不育噫好箇
花樹不得遺下一種子其尤可悲也已君伯兄參書
冕在將以其子爲之后云嗚呼君之歿今三十有一
年矣從姪龍在嘗撰君行錄而每請余一言以慰長
逝者之魂余於君歿實有喪予之慟愈久而愈不能
忘其何忍滋筆亦何忍終忘哉記昔辛巳秋尹參判
昌燮行鄉飲禮于青山庠舍故徵士芸憲先生朴公

性陽實爲之遵而請余爲賓余以病辭使君往相其禮君折旋樽俎不失規度觀者屬目遂爲諸公知獎及君歿朴公驚歎以爲有關於吾黨氣數因以哀辭叙君志業頗詳今不必他求而用是爲銘亦足以不朽君矣乃掩涕而隕括行錄如右係以朴公之辭而納諸幽使他日陵谷之變見者庶幾哀而掩之也其辭曰

有義一人兮玉蘊蘭苗愷悌其行兮況遠其識冲年志學兮思省扁室一部朱書兮芻豢是悅家有名士兮調張吾軍綿絕成習兮書帶播芬桐子是命兮橘

頌可作化翁何猜兮奪我瑞物何賦之豐兮何施之
齋志長年短兮古今所惻零棄剩馥兮遺在舊篋玉
樓迢遞兮修文寂寞吾誰與歸兮皓天不復臨風搖

白兮愴望疇昔

記述雜錄

惠省齋記

人苟有志於學則無往而非可學之地鄒魯之人未必皆賢而有孔孟焉洛閩之士未必無不賢而有程朱焉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但患無志耳志苟有在則取善而去惡已矣辛巳之春從予學于義學齋

諸君以齋不能容皆散去於是再從姪獻在掃一室
於家庭之側讀書于其中而榜曰忠省蓋其意以爲
既不能日侍乎先生長者之前而且離羣而索居則
除非同志之外其或所以往來相從者有或賢焉而
或不賢焉勢所然也於是焉而不思所以處之則其
或無害於學有不可知也乃用聖人思齊內省之語
而時自思省焉噫可尚也已獻在乎汝可謂有志於
學矣可謂知爲仁矣然汝今纔過志學之年而志學
且未久矣學未及乎自知而人之賢不賢其可知之
乎其或無見賢而以爲不賢見不賢而以爲賢矣者

乎苟或然矣則其所以思省者適足爲斯學之賊已
矣可不懼哉可不慎哉以予觀乎汝之近日所處之
事則汝不自知汝之賢不賢者多矣盍亦先思所以
知賢不賢者之道矣乎吾且告汝以賢不賢者之道
乎以收斂身心而言則莫切於九容九思於此乎謹
焉者則賢矣於此乎不謹焉者則不賢矣以接人物
而言則莫先乎孝父母而友兄弟隆師長而親朋友
於此乎篤焉者則賢矣於此而不篤焉者則不賢矣
推此類而長之凡天下之事莫不有善而有惡其爲
善者則賢爲惡者則不賢是誣也具在方冊故曰爲

學之道莫先於窮理而窮理之要又莫先於讀書獻
狂乎明窓棐几整百源之會襟布橫渠之簡編俯讀
仰思不緩不急磨以歲月則凡所謂賢不賢者之道
始乃了了於目前而吾之所以患省者於是焉得矣
獻在乎人將見汝而患齊焉毋令見汝而內自省也

驚雷節再從叔蘭谷書

一雨露也兩松桂得之則養其枝條欖棘得之則
長其刺嗚呼天下之事善與惡兩端已矣善固
可師也而惡亦無傷焉惟在反求如何耳此文裕
所以思省者而師門之所拳拳發揮者歟然言之

非艱惟行之艱此吾所以嘗有愧于中而今爲文
裕謾說焉是亦足以爲文裕內省處也耶時重光
大荒落春分後三日同門友東陽后人申性均景

毅父跋

審湯節漸有復和之望刀圭之餘亦不廢朱書日課
并懶所禱朱子曰義理無窮歲月有限每誦此句未
嘗不歎息而自悼君須勿以少壯自緩若得少閒隙
時偷些少工夫看些少文字益究聖賢所說底道理
以爲培殖本原而枝葉張旺之地也苟能如是則雖
鈍根下品不患其難立况其質也清粹已自冲齡取

舍既明好惡大定凡紫之亂色秀之害苗辨之已久
者乎因是而進當無堅不入無幽不闡終至於路坦
坦而驅脂輪矣

見道
谷集

吾知汝病矣汝本氣質清弱侍湯之餘因之大痛竟
又執喪一年用心大苦之所以致也氣由神全而神之
所舍則心也心苦則神失其養而氣不全血由氣旺
而氣不全故血不足氣血俱虛而寒熱斯作肺者氣
海也而氣不多則肺虛肺虛則咳作心苦則邪火斯
起思多則脾胃斯傷此皆汝病之所由作而要之皆
執喪過苦之致也執喪而得羸瘠之疾先進所不免

而春翁爲尤甚考之譜狀可見矣汝須從茲以往只
看作尋常病而決不可以人言而自疑也一敬敵于
邪神守其舍則百鬼退聽此平日滿頭蒲耳說與汝
者也家人所欲爲者亦姑任之不必太脅胥禁之以
傷吾胷中也只清心省事間與汝兄談文字說家閒
措置事從容養神節飲食慎起居久久不懈則自可
見效但此亦尋常行過不可以爲病之心念念在胷
中以爲如此則無害如此則有害還自擾擾也渼湖
曰役於物則心梏梏則失其神明周流之體病亦物
也此吾所折臂也汝其念哉敬哉是蘭各集

閒靜無事時也用敬應事接物時也用敬心在裏面
也如此動出來做事也如此初頭做事也如此做
到末梢也如此此心常無間斷纔間斷便不敬 學
始於不欺閭室 夏看有何病痛知有此病必去其
病如覺言語多便用簡默意思疎闊便加細密覺得
輕浮淺易便須深沉厚重 夫易以溺人汚人者色
與貨也非禮非義之事雖甚不良之人往往畏人之
知而不敢肆苟人不知之地一時不勝其利欲之私
則於所不當爲能保其不爲之乎若顏叔子之達夜
秉燭楊伯起之暮夜却金司馬君實趙閻道之所爲

無一不可與人言無一不可與天知真能慎獨者也
敬叔文裕聯繫讀書于思省齋中余懼其無嚴師
畏友之警益易或至於閒斷而且不謹獨也茲書

寄先進古訓用代盤銘焉敬文孚其欽念哉

蘭翁贈公

及叔敬

亭亭玉井蓮猗猗淇園竹愛爾天姿美對之喜可掬
提槧日相從慰余陋且獨蠟荔樂無窮况同圓枕宿
實爲宗袞榮吉祥不待卜學問功斯大此言須三復
執圭如恐墜奉盈如恐覆敬哉無貳心爲仁在乎熟

見蘭谷集

有姪有姪病轉急不耐春寒與夏濕山庭寂無趨過
人詩思禮情悄獨立誰能如爾張吾軍中夜十起百
憂集嗚呼五歌兮歌正長春意減卻花樹鄉集○姪

見蘭谷

詠

思省齋遺稿卷之三

門

參五之學考

於不審此

學及是間益何失多之微良壯矣
來暮考局

書口忙移了難弟達夫

詮祖又多箇度不可以取遂徑將
執事善之奇言及將急也故附之申
章更換付傳

墨穀而錄講義之病眼不能抄上
社序名甚凜然持母盡無了已
易候是次後之覽了曰用之復多
滿樟既也斥而脫才解脫柔力

李又休早日參孫教筆可

何以象生山之文是遠外休苦矣且

下惠不才故謙而以財承空五季

更少一再謹往之可幸已以乞

特此安退云多幸可

如以二病不取考寒熟交作疾

活顯交錯山堂白雲繁不勝言

歎立時冲鶴歸不被濟江中吟歌

甲申四月八日一書謹候不子獻在

上也

予嘗為此之切是每旦與狀每於都時
思有良尺又極多而志復輕絕而病久
乃以此事讀思索一不以任意之多因之遠
用此移之別教程樹夫人素懷以病者
其私塗口否不行名言而可之深矣掇
读秀床以除病二十日素寒不固而雖若
此又以此所知附注案義為易而詠海
旋踵私忘其漢於也不復為烏吼之力已也惟

伏生附

幼鵠海以波之多
一日祀予而不以參懷
感之悔謬也惊向了泳怡謙了予玉湯奶奶
云和乃臣以念日方之多也孝為一天而所
戲不以会城上乃全独家爾予達六

右遺墨

上道谷書

嗚呼此忠省齋遺稿同門友宋君諱獻在文裕甫之

諱獻在文裕甫之

所著也君天資清粹溫良而早承薰炙其知識之高明
踰覆之篤實未及弱冠儼然爲儕流之所推服而至
以王井之蓮淇園之竹乃見許於三席則君之所自
期者亦益遠且大矣惜乎天不假年不幸執喪過禮
竟得疾而歿于甲申之冬時才二十有二歲矣嗚呼
悲夫以斯人之志而乃止於此人孰得以知其人而
賞其志哉性也從遊日久不忍其終湮沒而無傳焉
故與君之族叔敬叔甫蒐聚其詩文若干篇編次如
右竊看其尋常尺牘片言隻字亦莫非道義中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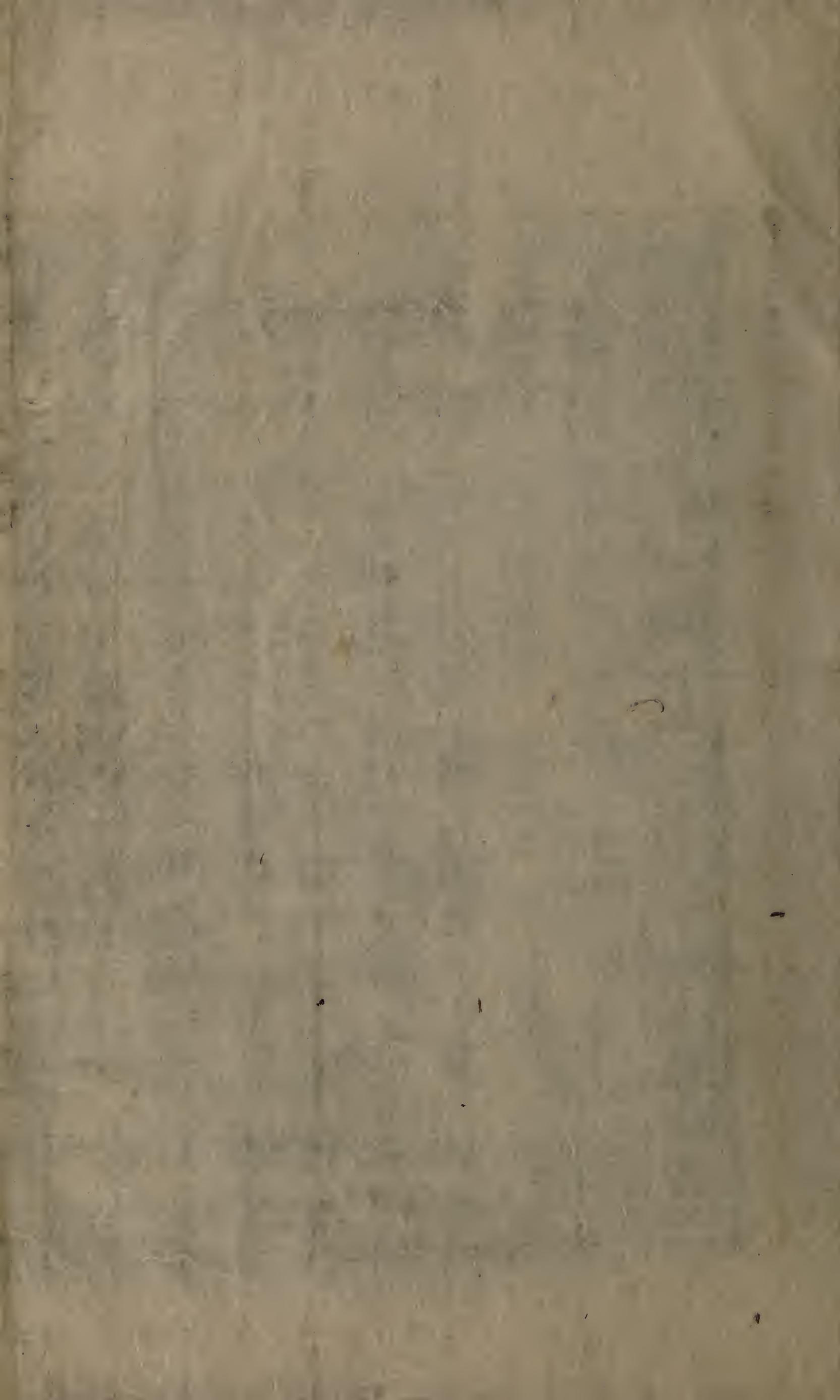
馬公齊遺稿
來其所養者不濃則安能如是也至若讀書雜錄是和靖之片紙其心可識病中要覽乃東萊之日記不爲血氣所移者而尤可以見其志矣故不嫌重複而并存錄焉附錄亦君之所嘗手集者而又可見其淵源授受之正故今亦附于末覽者詳之吾平日不事著述而雖有所著者亦不置巾衍而太半遺失故今此編輯寂寥乃爾尤可惜哉其或散在知舊間未及搜來者君之伯氏應旒甫將訪求續錄云爾然此特君之糟粕耳其秀瑩之資明淡之懷與夫孝友睦婣任恤之行於何乎復可見乎噫其悲夫歲甲申嘉平

月二十三日友人東陽後人申性均謹識

先考志尚德學申公跋語已發揮得盡矣但其所謂附錄者乃先考平日手輯師門尺牘詩文及道
谷公書也今略加刪節而名以記述雜錄附于輓
誅行錄墓誌之後又刊附先考手筆逸書其下使千
載之後或有以知先考德學之外如流之盛又如此
云旗篆赤奮若大壯月之中澣不肖男鎮璧謹識

卷之二

二





This book should be returned to
the Library on or before the last date
stamped below.

A fine of ten cents a day is incurred
by retaining it beyond the specified
time.

Please return promptly.

RESTRICTED SHELF